



街头巷尾的那些老行当

□林炳堂

煎馓子、烘脆饼、爆炒米、配钥匙、修钟表……这些都是曾经的老行当。儿时我们都耳濡目染，并与之相依相伴。然而，随着时代大潮的涌动，那些新潮的、时尚的、科技的，快速占领市场，带来了市镇的繁荣，而昔日的那些老行当被挤轧得有些边缘化了，只能蜷缩在角角落落里惨淡经营。它虽“老”，但人们需要它，怀想它。前几日，我回包场老家，专门寻访昔日的那些老行当，一圈走下来，其情其景真是有点寒碜，但却是浓浓的烟火气，带给人们是一份乡愁的寄托。

家门口煎馓子。高家是镇上煎馓子的世家，以前通东人家生孩子产妇都得吃馓子红糖茶补充营养，高家师傅常带着工具走家串户代客加工煎馓子，比较忙碌。馓子香脆可口，喜欢吃的人还是很多。于是，高师傅就在自己家门口支上可移动的灶具，安上平底锅，煎起馓子来。煎馓子先要将面与水揉和发酵，然后揉搓成细长条，用油盘在塔缸里醒醒，等锅里油加热后，将面条在手里绕几圈，然后用长筷拉开，放入油锅里，加温片刻再对折定型，直煎至金黄捞起，这样，一把馓子就煎制成功。馓子吃上去又脆又香，也可用开水泡着吃，加蛋伴糖就更佳。高师傅说，在家门口随意做做，主要是满足客户的需求，同时也操练操练自己的手艺。

弄堂口爆炒米。在竖头街的弄

堂口不时传出“嘤嘤”的声响，这在爆炒米。芦根师傅正将一瓢金黄色玉米籽装入爆米机内，拧紧盖子，放在炉火上不停地转动。以前都是手摇转动的，现在改用电动了，靠齿轮带动转动，不那么费力了。大约转至十几分钟，压力达到一定度数。芦根师傅拎起爆米机，机口装入袋口，露出机柄，他手抓机柄，用脚一踩，“嘤”的一声机盖被打开，膨化的玉米花装进了口袋，散发出浓浓的玉米香味。芦根师傅说，乡下的孩子很喜欢吃炒米和玉米花，尤其假期里前来爆的人也不少。说话间，一位大妈带着孙子来爆玉米花，大妈说孙子暑假从上海回来，心里老惦记玉米花，还吵着要跟我来，听一听那“嘤”的声音。

市场边烘缸片。缸片饼是通东地区的传统美食，它松软味香，老小咸宜。随着老师傅年老离世，年轻的又接不上把，一时镇上缸片饼出现了断档。余东的江师傅填补了这一空缺。他在市场边租了一间屋，烘起了缸片饼。传统的缸片饼相传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传授的。很久以前海潮泛滥，房屋淹没，人们只能蜷缩在弹丸之地的土墩上，缺衣少食，苦苦挣扎。吕洞宾云游至此，动了恻隐之心，就让难民敲碎飘浮水面的坛坛罐罐，那些碎缸片顷刻间就变成一块块底焦面黄的缸片饼，人们靠吃它度过了灾荒。灾后人们就用面粉将缸

片饼仿制出来，一直流传至今。江师傅制作缸片饼先将面粉加水搅透后发酵，然后擀成宽长条，放上葱花、食盐，包裹后再擀成长条，用刀切成斜块，擀成平行四边形，表面涂上糖稀，撒上芝麻。然后手沾蘸水，快速将其贴在炉壁上。随着炉火的加温，缸片还渐渐鼓起，表面变黄，这时就可起炉了。江师傅说，缸片饼每块2元，价廉物美，上市的人都很喜欢，每天做30斤面粉还不够供应。自己做了几十年，一时也停不下手，稍微做做也可了结自己的缸片情结。

拖车上猪头肉。进入初夏，每到傍晚，总会看到一位中年男子拉着一辆拖车来到晚市处，车上装载着刚卤出的猪头肉，他父亲为他看摊。他卤出的猪头肉香味独特，肥而不腻，是极佳的下酒菜。傍晚许多打工族下班，便来到他摊前切上一块，或门腔、或赚头、或耳朵，包上一包，晚上小酒一咪，一天疲惫全消散了。他父亲说，卤猪头肉讲究配料，讲究火功，做到香而不浊，酥而不烂，每天卤10个猪肉头，一售而光，从没剩余的。夏晚，猪头肉是最受市民青睐的卤菜。

写广告配钥匙。在老街东头的入口处，一块广告牌特别醒目：向西二十米即是配钥匙处，联系电话xxx。配钥匙这个行当是个小本经营，是用不起门面的，但又是人们所必需的。配钥匙师傅只好在弄堂

口写个广告，配钥匙就放在自己家里。我也曾寻找配钥匙的，邻居告诉我，顺着老街东头的广告准会找到。如今配钥匙已半自动了，不用锉刀硬锉了，而且准确率很高。

小屋里银匠店。街上除了有销售金银首饰的门市外，也有并不起眼的银匠店。银匠店设在人民路西侧的一间小屋里，只有五六平方米，师傅是百年老店的传承人。别看门店不显眼，可来他处加工首饰的却不少。他工艺祖传，做工精细，农村中有人给小孩做“长命富贵”锁片的都来找他，有金银首饰需要修补改造的也来找他。他现场操作，既是匠心独运的表演，也是工艺展示的享受。小小银匠店，给人们带来多少方便。

老街上家具店。在老街的东头有两家专卖老式家具的店，售有八仙台、快口台、高柜、春凳、木梯、木椅、长凳、方凳等等。这些老式家具，虽然不合时尚，不够新潮，但它们是父辈祖辈的情感所系，实用实惠，农村人特别喜欢，同时也是乡情乡愁的寄托之物，农村人购买的还是比较多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理发的、弹被絮的、修钟表的、修电器的、卖小五金的……这些老行当虽被挤轧到小巷街角，场所逼仄，但依然顽强地生存着。它不仅给老百姓带来方便，更承载着浓厚的传统文化，是挥之不去的老街味道。

老家的冬天片断

□黄正平

小时候，冬天就一个“冷”字。彻骨的冷，是记忆里家乡冬天的所有。

然而，即使是不堪的冬日记忆，却也是十分留恋和难忘的家乡生活。

老家在长江入海口，一进入冬季，冷感就非常的明显。

没有北方的暖气，也没有南方的火坑，屋内、屋外一样的冷。外面结上了冰，屋里有水的碗里、杯子里，也结上了一层薄薄的冰，足见到处都冷冰冰的。

大河里、小沟里，自然也都盖上了一层冰盖，不厚，不似北国的冰面，可以玩儿滑冰，在江南，如果在上面积玩，那可是要掉进冰窟窿里边出大事的。冻的结实，尚能从大河上走，走到对岸。可一般，父母亲都不许可。

到河边洗切碎的青菜，小心翼翼地一步步下了台阶，又小心翼翼地蹲下身来，防止石板上有水有冰而滑倒。使劲用“菜爬爬”(又叫菜榔头)敲开冰面，把篮子沉到有碎冰的水里，用“菜爬爬”上下、左右、里外轮流快速的捣鼓，边洗，还边看菜帮上的泥有没有洗干净。心急的我洗的菜，炒熟了还往往会糟牙。

冰天，却很少有雪地。南方湿冷，冷得像寒气钻到骨髓里的感觉。低于零度，也有了冰、霜，但飞雪的日子极少，一年一两次，即使飘雪，不在初冬，也要到仲冬、暮冬，春节前后。

进入数九天，江南户外依然冷得彻骨，现在可躲到屋里，迅速就如春天般暖和起来。可是，那时在老家没地方躲，唯有坐北面南的房子前可以沐浴早晨、上午、中午阳光的温暖。这叫“晒太阳”，可谓惬意时光。

天突然阴阴的，也没有大风，知道像是要落冰、落雪了。下雪不多，下冰珠反倒多些。天上飘落的水汽，凝结成了小冰珠，打在脸上、耳朵上，既冷又有轻微的痛。没听说过，北方也有这玩意儿的，那里是干净利落漫天大雪，积得厚厚过膝。

多雪的北方，见多不怪，南方少雪，雪让大人们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捧接，而小孩们更是忘乎所

以，连帽子也没戴上，就跳到了雪地里旋转、打圈，嬉戏、拍照。他们要争取时间，即使太阳没出来，雪一会儿也会融化，然后，就是地上的泥与雪混在一块儿，异常的泥泞。高一脚、低一脚的，平添了许多行走的艰难。

雨夹雪的天，还得去上学。早晨喝上简单的蕃芋粥，穿着单薄的衣服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赶路去上学。伞不太管用，雨披最好。到了教室，却定不下心来。寒气从周身、周边同时袭来，两只手冻得红红的、肿肿的，不知道放在哪儿好。要是从鞋面也进了些水，那从头部到脚通体的冷。上小学，要经过泥地的大操场，只要有雨、雪，鞋子必定弄湿。一下课，就不停地上下蹬脚，然而暖气还是上不来。

冷得生了冻疮，还不是溃烂难看，更难忍的，是痒，手脚得了冻疮还痒的难熬。读中学时下了课，就在教室前晒会儿太阳，一晒手脚就更痒，左手抓右手背还可以，又不能脱下鞋来在脚趾上抓，实在痒的，也只得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用双手把双脚捂着，让它回暖一点。抓抓就抓破了。想当年不光脚上手上上有冻疮，连耳朵上、脸上都冻得起了硬块，耳和脸上冻疮，还结了厚厚的疤，第二年才能消掉。这样的自然条件，上课、听课受到影响，心神难定。

难过的冬天，我心里还在想，北方更冷，他们可是如何过冬的？后来，到了北京生活一年，房间里有了暖气，才晓得其实北方一点也不比南方冷，大多是躲在接上暖气的屋子里，暖和了许多，可以穿衬衫、夹克衫，只是皮肤干燥，又有点儿痒，但好熬，了不起轻轻抓两下就好了。南北不同，我还曾经用一个笔名：北南。

高中毕业第一个寒冬过后，我离开老家读大学了，那是1979年2月。春天里的中国，迎来了改革开放。

40多年过去，家乡冬天依然会冷，但现在家家户户有了空调，教室保温条件也改善了，各种保暖鞋、雪地靴，价格也能承受，我想，再不会因为寒冷而影响上课时的专注了。

冬日“轧猪油”

□周祖斌

还记得寒冷的冬日里，一群孩子分成两队，背靠着墙壁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轧来轧去吗？这就是我们童年时的“热身”游戏——“轧猪油”。

“轧猪油”也叫“挤暖”。家乡方言把“挤”称为“轧”，轧猪油本意是把猪油挤出来，当年“轧猪油”游戏就是要把中间的人用力挤出队伍，“轧猪油”的名称大概也是由此而来的。

旧时的冬天，远比现在寒冷得多。记得当年我家屋后有一条宅沟，由于天气冷，白天光照时间短，几乎整个冬天都结着厚厚的冰。小伙伴们经常在冰面上玩，家长们也不担心孩子们会掉进冰窟窿里。

那时坐在学校教室里上课，逼人的寒气经常把我们冻得手脚麻木，不少同学的手上出现了冻疮，暖时冻疮会又痛又痒。有时老师看到同学们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，会停止讲课，让我们站起来跺跺脚活动活动。于是，教室里扑扑腾腾的声音震耳欲聋，大家冰冷的脚渐渐暖和了，老师再继续讲课。

为了应对寒冷，一下课，大家就活动开了，女生们一起跳绳、踢毽子，男生们一起玩“轧猪油”游戏。一位男生高喊着“轧猪油了，轧猪油了”，班上同学就会纷纷响应，一会儿好多学生就会在教室外面的墙头等候了。

同学们不管高矮，不问劲大劲小，不分人多人少，大家随意分成两队，贴着墙，左边往右轧，右边往左轧。为了将对方队员轧退轧出队伍，既需要大家用蛮力，也需要参与者配合协作，一同发力。大家一边轧着，一边高喊“加油”。叫喊声是一浪高过一浪，那场面热闹非

凡，十分带劲。一旦队伍中有人被挤出，则自行按顺序从后边再加入队伍中来，而“常胜将军”总是稳居队伍中间。如此周而复始，在欢声笑语的喧哗中，大家身上的寒意给轧跑了。

“轧猪油”时中间有人使坏，突然从队伍里抽身离开，后面的人用力挤，挤了个空，一串人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个挨一个跌倒在地。一挤一跌倒，大家哄笑，起身，拍拍身上的灰，继续靠墙根儿挤。“轧猪油”无需技巧，凭的是各自的力气，所以同学们参与度很高，参与的人越多，越有气势，也越好玩。

“轧猪油”取暖效果明显，一会儿工夫，我们都轧得脸上红扑扑、笑呵呵的，全身轧得暖烘烘、热乎乎的，鼻尖、额头的汗一层的，冒着暖气。上课铃声响时回到教室，大家再也不怕冷了。

“轧猪油”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造成衣服破损，尤其是肩背部分。墙壁一般是白灰涂抹的，不怎么光滑平整，贴着墙上轧来轧去，除了粘了一层白灰，势必加快衣服的破损。须知，那个年代，大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，冬天的外套就这么一两件，若是有同学因为“轧猪油”弄破了衣服，总会眼泪汪汪在原地发呆，等着放学回家被父母挨骂挨揍。只是没过几天，那同学就会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，又回到“轧猪油”队伍中去了。

“轧猪油”是我们童年时期冬日里的最开心的游戏，靠“轧猪油”的方法来取暖，亦是那个时代的印记，时隔多年，儿时热闹非凡的“轧猪油”场面，依旧烙于脑海深处，每每忆起，一股暖流在心底流淌。



直上云霄

施敏摄

心海涟漪



深秋以来，红枣已经在这南方的街头巷尾的店铺与摊头出现了，在丰富多样的食品中间，红枣并不抢眼，皱巴巴的暗红色，静候着奔它而去的人，或者是顺便看到它的人把它带回家去。前几天，老岳父拉肚子挂水，想着在这冷冷的天，冷冷的盐水一滴滴地进入老人的静脉里，从中医的角度讲寒气入骨。一时想不起有何中成药可用，就想到了食疗，查询“度娘”，找到一则苹果红枣蒸熟而吃的方法。这可以就地取材，不像有的菜谱做法，看起来不难，但总因为一个或几个调料没有，一时的兴致就被卡住。苹果有，红枣应该也有，可是找到的红枣已经变质，经历了夏天，被“蛀”了，半大包红枣就扔掉了，变质了的东西毫不犹豫扔掉，这是对食品安全的果断态度。但是，浪费

也是残忍的。现在似乎不那么心疼了，红枣已非稀罕之物，也就不是很大的损失，只好这么自我安慰或原谅，也让我惊讶与后怕，在物质优越的年代里，我不知何时已经变得麻木与残忍不自知了？这难道不危险吗？

我不能忘记曾经的宝贵的红枣。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我还是个初中生，那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小医院里。医院里有中药熬药的屋子，是用煤做燃料的大灶，同时可以放置七八个陶制药锅，热气腾腾里，弥漫在屋子里的都是苦药味。为了便捷，我每天要从这个屋子里穿过，我的身上也难免有了药味，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关注到了煎药房门外的药渣桶，木桶里尽是药锅里倒出来的药渣，药渣最后去了哪里？不得而知，今天猜想是被拉到乡下做了田间肥

料，因为从来没有在垃圾堆里看到药渣。在那个节俭的年代里，是完全可以化“废”为“宝”的。我在药渣里偶尔发现了宝贝，是被煎熬过了的红枣，不是干瘪的那种，而是发胀了的，手一捏就烂掉了的，在自来水龙头上冲洗一下，依然甜甜的，虽然还有点药味，但甜是主要的。这个意外的发现，只是我一个人的福利。于是，中午上学前我就去药桶里“淘宝”一番，总会凑满一把枣子，洗过以后，一边走路去上学，一边品味这被当作垃圾的枣子。这是别的同学没有的零食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美食，也是我一个人的小秘密。当然，在药渣里找寻红枣也有麻烦，药渣出炉不久，还是发烫的，费出点艰苦得到的红枣更是宝贝，一个少年的味蕾就被额外满足了一下，一个少年上学路上的寂寞也被治愈了一下。

因而直至今今天，时隔近半个世

纪了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这个满足感就远远不限于味蕾了。少年时的记忆永远都是亲切的。一个人到老后了，如果还能常常回忆起儿时的趣味，那真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，很多人，很多事，经历多多，过尽千帆，到最后能给人留下来的，无非就是一些记忆。也只有记忆始终跟随着我们，万一哪天连记忆也丧失殆尽了，那么就真的一无所有了。趁还有很好的记忆力，我们就要多去回忆美好的方面，多给自己正向的暗示；同时也要好好地度过当下，不断地储存当今的美好，留待他日去打开来回味再三。在艰苦岁月里埋在药渣里的红枣，曾带给我快乐与慰藉，这是属于我的独特经历，属于我的宝贵记忆。我把它写出来，也希望激发出读者朋友类似的美好记忆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快快乐乐不如众乐乐哦。